

长篇评话《三国》卷之七

水淹七军



张 国 良

封面题字：周慧珩



书 号：10078·3673

定 价： 2.05 元

长篇评话《三国》之七

火烧赤壁

张国良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第 一 回	南屏破土孔明筑坛	三江解粮伯言隐衷·····	1
第 二 回	周公瑾贪功遣书生	诸葛亮易服列方位·····	29
第 三 回	七星坛诸葛亮祭风	南屏江周公瑾除患·····	52
第 四 回	拜师伏台周济替身	追舟纵敌徐丁担罪·····	81
第 五 回	开弓断索子龙传言	临舱抱笔孔明议计·····	104
第 六 回	镇守华容关羽立状	火攻赤壁周瑜发兵·····	133
第 七 回	宰蔡和周瑜祭皂纛	伤文聘黄盖纵大火·····	162
第 八 回	公覆单鞭三番擒曹	文远扁舟一箭救驾·····	194
第 九 回	奔单骑曹操临大厄	保散财糜竺遇故人·····	221
第 十 回	燃微火甘宁袭重寨	擎密令毛苟窃大粮·····	255
第十一回	识银枪甘兴霸失粮	观大纛许仲康弃银·····	283
第十二回	赵子龙夺饷创甘宁	曹孟德议兵走合肥·····	314
第十三回	史太慈单枪镇黄州	曹孟德三军投彝陵·····	338
第十四回	彝陵招降许褚夺盔	赵云施威孟德卸冠·····	350
第十五回	葫芦谷斩马充饥肠	蒯异度献计脱奸相·····	373
第十六回	走华容曹操饶口舌	崇重耳云长守信义·····	398
第十七回	诉旧情孟德嗔关羽	报余恩云长释曹操·····	424

第一回

南屏破土孔明筑坛 三江解粮伯言隐衷

再说孔明接了密令，告辞周瑜，出内帐，进入寝帐，朝大营口步去。忽听背后有人呼唤：“军师慢走，下官来了！”忙回头观看，不是别人，原来是鲁肃从内帐赶上前来，就站定身躯等他。

鲁肃问道：“请问军师，我家大都督究竟是何病症？下官听了半天，未曾明白。”

孔明想，真是个厚道长者，对我和周瑜的举止，一点不会鉴貌辨色，真以为周瑜有病和我在为他看病。所以就告诉鲁大夫，周郎患的是东风病。因为要用火攻破曹，非靠东南风不可。现在是十一月隆冬时节，西北风呼啸不止，哪来东南风？假如顺风纵火，岂非引火烧身，所以大都督急得吐血。

鲁肃一听，心中暗想：哦！怪不得你说都督的病是“风寒所致”，原来指的是这个风。那倒的确是急煞人的事情，别说都督要急出病，倘若我做了都督，遇到这等大事，一定也是急得要死。那末，后来他们又想出什么办法了呢？问道：“军师，这便如何？”

“大夫放心。亮已应允都督，建造七星坛一座，问上苍乞借三日东风，相助都督用兵。”

鲁大夫这才明白：刚才你们两人正在谈医论药，都督突

然请你“相助江东一臂之力”。我想：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怎么可以同时而语呢？原来你们两人都在讲黑话。不过，借东风倒是件罕闻罕见之事，到时候我定要看一看，究竟有没有这种事情。便问：“军师借风，下官可能观看？”

“旁人皆不能看，唯有你鲁大夫可以看得。因为你与天神天将乃是朋友。”

鲁肃想，我的朋友都在地上，天上的一个都没有的，怎么说我与天神天将是朋友呢？“喂！下官与他们素昧平生，从不相关。”

孔明说：“大夫缘何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和天神天将是朋友，你又与我深相交契，十分莫逆，故而天神天将同你也是间接的转弯朋友。”

“哈哈哈哈哈！”鲁肃听后大笑，心想，你诸葛亮变为是仙界与尘世的纽带，靠你中转，而使我与天神天将也交上了朋友。又问道：“那末军师，如今你往哪里而去？”

“亮去寻找建造七星坛之处。大夫若要观看祭风，还须相助于亮，同去勘察地形，与我掌持格盘。”

其实，孔明借东风，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做样子出来，蒙骗一下江东的耳目。这一切鲁肃无法知道，当然深信不疑，唯命是从，便在营中借了一只格盘。然后与诸葛亮同出陆营，一起跨上马背。因为诸葛亮的四轮车不在江东。先生平时喜欢坐车，但他的骑马功夫也不差。在当时那个时代，兵祸不息，战事瞬息万变，带兵的统帅不会骑马，就很难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诸葛亮明知鲁肃一定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周瑜的，所以他明明要把七星坛建在南屏山下，却偏偏先往相反

方向的西山而去，以示自己事先并无定见，而要经过实地勘察后方能确定。

到西山脚下，两人下马。孔明假意观察一番，说道：“此地倒是依山傍水。依的是西山，傍的是长江。”先生说时，弯下身子抓起一把泥土看了看，又摇了摇头，叹息道：“惜乎啊惜乎，惜乎非是赤土。”

鲁肃反正一样都不懂，凭你“赤土”“黄土”乱说，他跟你跑就是了。“那末军师，再往何处去呢？”

孔明说：“此地总共两座山：西山和南屏山。西山无赤土，那就只好到南屏山去了。”

于是，两人上马，从三江口的最西头跑到最东头，十余里路。两人并辔而进，无多片刻，已抵南屏山麓。一起下马。先生十分认真地踏勘了一会，脸上略略显出喜悦的神情，对鲁肃说，此地非但靠山近水，而且是一片赤土，可惜不是生地。

鲁肃想，什么生地熟地，又不开药材铺！“先生，将就些许算了。”

“不可。”孔明严肃地说，“向上苍借风非同儿戏，不能有半点马虎。我受都督之重托，稍一疏虞，万事皆休。此等罪孽，非是你我两人所能承当的。”

“这便如何？”此地仅有两座山，非此即彼。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我进得山套，再去看来。”

两人点马进山套。里边地面很开阔，南屏山一分为二，左右矗立，就象两扇巨大的屏风竖在那里一样。下得马来，孔明叫鲁肃把格盘放在地上。先生对四周上下仔细一看，惊喜道：

“哈哈！妙极了。真是绝处逢生。此地既是生地，又是赤土，倚山临水。”

这里倚的是南屏山左右两峰拔地而起，近的是山套末端的南屏江；南屏江外面就是长江。

鲁肃一看，这个地方冷落得很，荒无人迹。心想，大白天到此也觉汗毛凛凛，你怎么还说是好地方呢？问道：“军师，为何定要靠山近水？”

孔明说，我到时候三次登坛祭风，召唤天神天将。天神天将下凡时，无非是两条路径。一条是旱路，即从南天门骑了天马降临，那就需要在山巅上接脚；另一条是水路，从天河中驾轻舸而下，进入江中。然后才能上我的七星坛。所以一定要依山傍水。此地是最为理想之处。

鲁肃捋着三绺清须，仰首观望。只见两边峭壁陡立，峰峦入云，左山不可翻，右山不可攀，前面便是南屏江。七星坛建在此处，恰似笼中飞鸟，釜底游鱼。倘然借不到东风，插翅难飞。

孔明把七星坛建在这个死角落里，可以使周瑜认为是死路，不加提防，正是一个安全所在，还能趁便从南屏江下船，由水路逃遁。这叫“置死地而后生”。方才他说“绝处逢生”，也就是这个意思。

鲁肃不太放心，问道：“那末，七星坛一准筑造于此？”

“正是。”

孔明随即把那密令交给鲁肃，说道，请你去营中调兵一千到此，建造七星坛。

鲁肃拿了令箭，上马到营中找到军政官，军政官再将密令

到甘宁水营上去调了一千兵。鲁肃带了一千兵到南屏山套，把密令交还诸葛亮。

这条山套约有两里多深，口子上狭窄，里面渐宽，是喇叭形。孔明吩咐在离南屏江三百步处筑坛，并亲自指点小兵在指定点画好石灰圈，定准七星坛的位置。然后吩咐道：七星坛共须建三层，每层高一丈一，三层共高三丈三；平面成八卦形；底层围三十六丈，中层十八丈，顶层九丈。再遣部分弟兄分头到附近各道观中去，把道士所用的七星旗幡、道巾道袍等一应物件，统统借来，多多益善。还要一只净盂和一口桃木剑。等七星坛建成后，要他们把这些旗幡按八卦的方位，一一插好。

孔明所以如此认真地把这七星坛布置得十分道地，并非他真有向老天借东风的能耐，而是为了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早已说过，古代所谓的天文，就相当于现代科学中的气象。而研究气象变化的首要工作，就是观测。你看，现在每一个气象台、站都有一片几十米见方的观测场，而且总是建造在当地的最高处的，四周围没有任何东西遮蔽阻挡，便于观测。观测场中有各种测试仪器。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两根十米高的风向杆。杆顶上有风向标，风力板，风速杯，这都专门用于测风。而诸葛亮要筑的这座三丈三尺高的七星坛，就好比是一片观测场；四周围的那么多旗幡，其作用相当于风向标和风力板。虽然南北两面有两座山头阻挡，但东面的口子相当开阔，外面就是南屏江，江对岸又是一片平川，东风来时畅通无阻。再则，此地非但逃走起来路线近便、隐蔽，而且地处整个三江口的最东头，东风一起，这里第一个

察觉到，比陆营中得到风讯要早得多，正如现在的一些高山气象台，总是设在对某种气象特别敏感的地方一样。也等于周瑜在营中发觉东南风，再派人到七星坛来杀诸葛亮，孔明早已逃之夭夭了。

诸葛亮将这里的一切都布置完毕，最后命令，这七星坛必须在今晚二更之前全部完工，千万不可误时。然后，回头对鲁肃讲，现在时光还早，你若有兴观看借风，就到二更时分再来好了。我也要回到船上去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晚上才能登台作法。鲁肃点点头，如此甚好。我也好回去料理些事务，休息片刻。“走，我送你一程。”

两人一路行来，在水营左近的江边分手，孔明上得摆渡船，鲁大夫径朝陆营而去。

先生回到参谋船上，把令箭供在中舱。然后把王四悄悄地唤到内舱，与他密谈。孔明说，你是我的贴身心腹，如前所说，只要你对我有功，我一定带你回去，给你做官，过好日子。王四问，那末，军师何日回去呢？孔明说，我现在告诉你，你不得对任何人吐露半字！王四说，我侍候你这些日子了，难道军师还信不过我？孔明说，正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有信义的善良人，所以只告诉你一个人：回去的日子就是明天。

“明天就走？”

孔明用手指按在嘴唇上：“嘘——轻口些！”

“是。”

先生又说，我今天晚上要通宵达旦登坛祭风，明天一回到樊口山就更加忙了。所以，我要在大忙之前抓紧时间休息一会。

“要不要用些晚膳？”
“不用。尔须牢记：到起更时分将我唤醒。千万不可忘怀了！本军师起身之后，立即登岸，去南屏山。待我一走，尔便开船。”

“我把船开掉了，你怎么回来呢？”
“本军师自有安排，不必多问。”
“那末，我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呢？”

“尔可记得，刘皇叔临江赴会之后，与本军师在何处见面的？”

“记得的，在七芦湾。”

“然也。尔便将舟船驶往七芦湾江中停泊，等候本军师到来。切记：到彼之后，即将本军师的大旗收下了。”

“军师放心，那个地方冷僻得很，不会有人看见的。”

“不可大意，须要谨慎！”孔明心里在想，万一被水巡哨发觉，禀报周瑜，那还了得！

“知道了。”

“第二桩：船到七芦湾后，若见对江有一条渔舟驶来，尔等必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切不可多管闲事！倘不知趣，查长问短，则合船人之性命不保，舟船翻身。莫谓本军师言之弗预也！”

“有那么厉害！这条渔船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必再问。嘱咐合船人等谨遵本军师之命，免遭意外之事。”

“有数。”
其实，孔明的意思是：我早有锦囊交与主公，请他今晚遣

赵云改扮渔舟前来接我。此事不宜告诉你王四，越秘密越好。子龙虽则武艺高强，但他深知此事极其危险，故而路上一定十分警惕。他见到条没有旗号的官船泊在那里，自然不会知道就是我诸葛亮的船只，只道是江东的文武。因此，你们若去查三问四，子龙定要抽出青釭剑，跳过船来把你们杀一个干净，把船弄沉，来个毁尸灭迹，以免泄露机密。这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们眼开眼闭，只当不看见，赵云也是个聪明人，决不会惹是招非的。

先生又对王四说，待到天亮，这条渔舟从原路返回之时，你只管迎上前去把它拦住，摆足架子，提高嗓门，喝道要搜检搜检。

“为何要放马后炮呢？”王四不解。

“自有道理。尔等照此而行，不得有误！”

孔明想，渔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那条船上了，你不拦阻，我也要叫子龙靠上前来的。为的是大家都不走失。孔明又谨慎地问道：“这几桩事情尔可记住否？”

“记清楚了。”

“从头至尾讲上一遍。”

王四原原本本把孔明的话回复了一遍，一无差错。孔明点点头。这才安心睡觉了。

再说营中的周瑜。自从孔明出营之后，大都督冷静地进行了一番思考。心想，若能借到东风，当然再好也没有了，可以按原计划火攻破曹；如果借风不成，我也要发动强攻了。与其让曹操驱连环舟杀过江来、我在此间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拚它个鱼死网破。即使吃败仗，

我也对得住江东了。同样是一死，我何不战死疆场，以身殉国？倒可博得个忠臣之名，名标简帛，留芳千古。我刚才怎么会想到绝食而亡，真正可笑之极！死了还要被人唾骂。

周瑜打定主意，便以黄盖的名义给曹操写了一封信，约定明日（二十日）“率众归降丞相”。

周公瑾毕竟是一位出色的将才，深谋远虑，洞察一切。他知道，这封信在东风起了之后送过江去，曹操必然起疑：为什么早不来降，晚不来降，偏偏东风一起，即来归降？其中有诈，定是火攻，好，我费尽心机想出来的计策，全部被他识破，前功尽弃！所以，这封信一定要在西北风中送去。

周瑜写好信之后，吃了些东西，振作了一下精神，到寝帐中坐定，等待鲁肃的到来，询问孔明的情况。

鲁大夫回到陆营，下马直往都督的寝帐而来。只见周瑜此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端坐寝帐。心想，原来你是因为没有东风而急得吐血的！这个毛病任何郎中都无法医治，只有我请来的特别医生可以使你顷刻间百病全消。鲁肃见他身体康复了，笑咪咪上前施了一礼，问候道：“都督，贵体怎样了？”

周瑜并不作答，请他一旁坐下，反问道：“子敬，可知孔明的七星坛建于何处？”

鲁肃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最后说：“七星坛筑在南屏山套之中。”

周瑜对三江口的地形是何等熟悉，闭上双眼，就象一幅地图似地展现在脑海里。听说孔明把七星坛筑在南屏山套里，真是喜出望外。暗暗高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把七星坛建在那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真是在找死！那个地方两边是绝壁，一

边临水，唯有西头一个口子可以出入，是一条标准的死路。我只要派人扼守住这个口子，恰似为渊驱鱼，为丛逐雀，量你无法脱身。不管你能否借到东风，我要叫你活的进去，死的出来，绝不能再让你死里逃生。否则，纵虎归山，自取其害。不过，此事决不能让鲁肃知道，这家伙胳膊往外弯，肯定要给诸葛亮去通风报信的。都督便从身边掏出刚才写好的那封信来，说：“子敬，请你把这封信送到粮队去，交于黄老将军，叫他立即派人转送曹操。”

鲁肃接过书信，出侧营，到西山江边，上黄盖的官船，进舱一看，只见老将军端坐中舱，精神饱满，又象先前一样了。便上前问候道：“老将军，伤势怎样了？”

黄盖想，曹操托阚泽带来的那两包伤药确实很灵验，伤势迅速见好，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象以前一样灵便，但是过江去纵火没有问题了。他见鲁肃到来，知道必有军情。便问：“不知都督何时用兵？”

鲁肃轻声道：“就在来朝。”

“当真么？”

鲁大夫便将周瑜吐血、孔明看病、南屏山建造七星坛等事逐一叙述了一遍。

黄盖一听，哎哟，好险啊！没有东风怎么能去烧赤壁呢？这一点我也没有虑及。幸亏卧龙先生本领非凡，否则江东有颠覆之厄。如此看来，我与你的眼光比都督要准些，诸葛亮非但不能杀，而且要与他深相结纳，引为知己。又问道：“大夫特地到此，莫非孔明军师又有何事要老朽从中相助？”

鲁肃说，不是的。大都督叫我带来一封信，请你立即命人

送至对江。说着，便把信递给了黄盖。然后就辞别老将军，离舟登岸。

这里，黄盖马上派了一个心腹，把信送过江去。

江心之中，曹操设立了一个“水上交通站”，“站长”是蔡瑁的另一个侄子，名叫蔡丁。无论是曹操有信传递给黄盖、二蔡，还是二蔡、黄盖有信给曹操，都由蔡丁负责转送。这几天江面上双方的戒备似乎松懈了许多，好象两岸驻扎的并不是军队，而是一大帮成群结队的行路商人在歇脚，毫不相干似的。其实，这正是鏖战前夕暂短的平静，隐藏着置敌于死地而后快的杀机。也好比两个旗鼓相当的棋手在对弈一样，刚开局时，双方寸步不让，拚实力，抢地盘，找犄角，每子必争。但到了想出一个巧妙的得胜方案之后，就开始了调整布局，即使丢掉几个车、马、炮，也无关大局，就无所谓了。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吃了眼前亏，实际上在扭转局势，暗中已稳操胜券了。所以，这种反常的松弛，暗示着激战即将爆发。

蔡丁接到了黄盖的信，立即掉转小船回赤壁。上连环舟，骑上一匹快马赶到曹操的金顶牛皮大帐，急将对江来的信呈与丞相。

曹操把信封拆开来一看，喜得他心花怒放。便对两旁的文武说道：“列公，黄公覆将军来朝便要到此连环舟上来了。”

那些对连环舟持不同看法者一听，暗道，丞相，不要开心得太早，黄盖投降是真是诈，是凶是吉，还很难说呢！

曹操命令蔡丁，明天在江心迎接黄老将军。——赤壁鏖兵一开场，第一个死的就是蔡丁，被黄盖击毙在江心之中。——曹操又传令布置彩牌楼、吹鼓亭，打算明天迎接黄盖

归顺自己。丞相再对信上看了一看，信中只说是二十日来，没有讲明是上午、下午或晚上。忽又想起阡泽的话：背主、作窃，不可定期。或许一清早就来了呢？故而丞相今晚彻夜不眠，随时准备黄盖的到来。

建安一十三年的十一月十九日的晚上，赤壁前线三国的当家人都没有睡觉。除了孔明是登坛祭风之外，其他人都在等待：曹孟德等待黄盖投诚；周公瑾等待东风降临；刘玄德等待孔明军师的安然返回。同样是一夜不睡的代价，最合算的是刘备。赤壁一烧，曹操百万大军的一大半家当都落到了刘备的手里，穷刘备从此摘掉了穷帽子，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成了个暴发户。周瑜只是破了曹操，保住江东，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基本上本利相当，略有盈利。最倒楣的是曹操这老贼，白白地丢下了百万大军，以及难以胜数的车仗、粮草。俗话说，“有福不会享，坐着等天亮”，他是有祸不提防，坐等吃败仗。

鲁肃离了黄盖的船，途经西山脚下，偶尔抬头一看，瞥见山上的三间草屋。心想，庞士元从对江回来之后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还有另外几位有名望的山林隐士，也到这里来聚居了。不知这里的饮食起居他们满意否，反正看借风的时光还早，倒不如上山去走一趟，结识一下这些有名之士。鲁肃信步登上西山，到草屋前，听得里面都在高谈阔论，声音嘈杂，好不热闹，便推门进去。

里面听得启门声，好几个人同时问道，“哪一个？”“是谁啊？”

鲁肃对里面一看，好极了，这里变成了道观哉！你看，一